

沉睡的恶魔

[法] 塞奇·布鲁梭罗 著

张彤译

奇迹是果
幻想是根

魔眼少女佩吉·苏

Peggy Sue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优秀出版社
SPLENDID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I565.84

S01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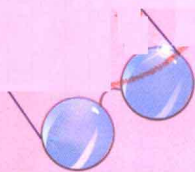
沉睡的恶魔

LE SOMMEIL DU DÉMON

[法] 塞奇·布鲁梭罗 著

张 彤 译

魔眼少女佩吉·苏
Peggy Sue



桂图登字: 20-2003-048

Peggy Sue et les fantômes T2 : Le sommeil du démon : © PLON, 2001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经由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安排取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沉睡的恶魔/ (法) 布鲁梭罗著; 张彤译. —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03.8
(魔眼少女佩吉·苏)

书名原文: Peggy Sue et les Fantômes, tome 2-LE SOMMEIL DU DÉMON
ISBN 7-80679-264-3/I · 58

I.沉… II.①布…②张… III.科学幻想小说—法国—现代 IV.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8234 号

总策划: 李元君 白 冰 黄 俭 黄集伟
责任编辑: 陈 邕 美术编辑: 郭树坤
装帧设计: 郭树坤 封面插图: 郭树坤
责任校对: 韦妍如 责任监印: 刘 签

出版人: 李元君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5866644 (总编室)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5850435 (办公室)

E-mail: 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天驰律师事务所

印制: 北京中铁建印刷厂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12.5 字数: 230 千字

版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 001—40 000 册

定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掉换。

服务电话: 0771-5864694 5863291

序

钱林森^①

两年前，当“哈利·波特”在英伦三岛以新的幻想文学旗帜引领全球性的时尚阅读潮流，在国际读书界独领风骚的时候，人们就在私下猜想：这对隔海相望的法国人——对欧洲大陆这一具有极其丰富的想像力和创造天赋的民族来说，对“科幻小说之父”凡尔纳的故乡来说，无疑是不能接受的落寞与难堪。果真，就在英伦女作家罗琳笔下的小男孩哈利·波特愈来愈走俏，以动人的“魔力”在全球掀起更为火暴的阅读狂潮的时候，浪漫而不甘寂寞的法国人便推出了“魔眼少女佩吉·苏”魔幻系列小说，让戴着一副魔法眼镜的十四岁的女中学生佩吉·苏登台亮相。推她出台的，是法国当代魔幻故事大师塞奇·布鲁梭罗(Serge Brussolo，生于1951年)，一个已创作了

① 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法比较文学著名学者；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化书院跨文化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近百部科幻小说的高手。英国女作家笔下的小男孩，法国男作家笔下的小女孩，恰似当红时新的幻想文学世界的“阴阳”两极，堪称当今魔幻世界的金童玉女，由他们拓开的全新阅读视野，确实令亿万大小读者耳目一新。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1818年，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发表了世界上第一部科学幻想小说《科学怪人》之后，过了近半个世纪，法国人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 1828—1905)才想起要步英国女作家后尘，于1863年发表他第一部科幻小说《气球上的星期五》，此后又接二连三地发表了《格兰特船长的女儿》、《海底两万里》、《神秘岛》、《从地球到月球》等六十余部幻想作品，成为那一时代风靡全球的“现代科学幻想小说之父”。有趣的是，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也是由法国男作家“挑战”英国女作家：在铺天盖地的“哈利·波特旋风”强劲吹动下，布鲁梭罗的魔幻系列“魔眼少女佩吉·苏”也一鸣惊人，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推出了四部：《蓝狗时代》、《沉睡的恶魔》、《地心蝴蝶》、《魔法动物园》。它们虽然比“哈利·波特”慢了三年多，却已翻译成近四十种语言，在近五十个国家和地区广泛传播，在全世界形成直逼“哈利·波特”的势头。不仅如此，布鲁梭罗还同时进行着另一套魔幻系列“西格莉德和隐秘的世界”的创作，并且在一次媒体

采访中提及“哈利·波特”时明确地说：“许多孩子认为哈利·波特的世界太过古老了。”听其言，大有向女作家罗琳“叫阵”、“比试”的味道。于是，就有学者猜测，布鲁梭罗——法国文坛幻想文学的高手，必定是“哈利·波特”最强有力的“叫板者”。确实，观其态势，谁能说，上个世纪凡尔纳“较真”邻国女作家的故事就不会重演一次呢？

英法作家“较劲”的结果如何，暂别说它，我们先看作品。凡是读过布鲁梭罗“魔眼少女佩吉·苏”头几部小说的人，都会惊叹，这位“法国的斯蒂芬·金”果然出手不凡：他的作品和“哈利·波特”一样，同样充满了匪夷所思的超尘世的想像和超自然的具象描写；其中的主要人物——女英雄佩吉·苏，戴上一副能洞观神秘隐形人的魔法眼镜，像哈利·波特拥有魔杖一样，同样具有呼风唤雨的魔法。然而，布鲁梭罗却摒弃了魔幻作家通常所津津乐道的阴森恐怖或打斗格杀、血肉横飞的场面，取而代之的是寓格斗于心巧、化惊恐为神妙、融怪诞于幽默的场景，每部作品都充满了人性化和人情化的文化景观。作者以高远神奇的想像和轻盈谐趣的笔致，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悬念迭起、妙趣横生、奇妙无比的文学世界。在这个世界，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的事随时都可发生，令你惊诧不已；在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生意盎然、神秘莫测的人和物，

让你心悸痴迷。酣畅淋漓的描写，紧张诡秘的场面，机敏诙谐的人物，让你屏息，让你发笑，也让你思考。故而，读者每每打开书卷，就爱不释手，其引人入胜的魅力，完全不在“哈利·波特”之下。难怪“魔眼少女佩吉·苏”在巴黎上市后，法国老少读者都不无骄傲、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仅有哈利·波特，还有佩吉·苏”，“佩吉·苏——哈利·波特的妹妹登场了”！

从凡尔纳到布鲁梭罗，由“科幻”而“魔幻”，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功，法国人完全有理由自豪，也着实令人起敬和深思。作为幻想文学的一翼，科幻也好，魔幻也好，依我个人的理解，它们总是作者对所处社会和时代思考的产物，“魔”也罢，“幻”也罢，在“魔幻”的外衣下，它们表现的根底层次总是与人类生存、文明命运息息相关的方面。读过佩吉·苏的读者都会发现，布鲁梭罗笔下这个女主角，绝非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而是再普通不过的邻家乖乖女。她生长在正常的家庭里，不仅父母双全，而且还有个姐姐：姐姐正在快餐店打工，一心想成为女强人。父亲失业，母亲企盼住上农庄，好养几匹马。作品中的佩吉·苏有普通女孩子的平常心和平常的感情，虽说她“有幸”被仙女选中，拥有一副照妖的外星水晶魔法眼镜，成为人世间惟一能与隐形人相

对抗的“巾帼豪杰”，但她也很在意鼻梁上的眼镜会不会使自己变丑，更在乎身边的男孩对自己的感觉，即使在云里雾里的魔法世界里，也不忘记与男孩一起体验瞬间即逝的纯真感情。作者在创造这个“魔女”形象时，极力将她置于普通人的现实社会中，紧紧地贴近人类现代生活的脉搏，在天马行空的想像中，写她的幻想、憧憬与追求，写她的智慧、机智与勇敢，写她怀抱拯救人类于危难之中的胸怀与温情，写得荡气回肠，亦真亦幻。

难能可贵的是，布鲁梭罗不止是在主要人物身上投射着如此鲜活的现实感和时代感，而且是在整个作品的创意中，在整体形象上，包括魔幻世界中出没于各个角落里的隐形人，活跃在各个层面、各种场景中的奇人异物，都是那些富有生命力的动植物，那些充满人性和智慧的树精与花妖，那无私奉献的美丽蝴蝶，那善解人意的机灵蓝狗……所有这些形象的塑造上，不仅高度地人格化和人性化，而且都被作者赋予一种新颖的现实感和鲜明的时代色彩，都投入了他对自身所生存的社会与时代的哲学思考，倾注着他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与忧思。比如，隐形人无端作恶，唆使动物造反，迫使小镇居民通过一项禁止穿皮货、食肉的决议，在光怪陆离的现象中和滑稽荒诞的氛围里，寄寓的是对人类生存境况的忧思，提出的是生态环

境、自然和谐的命题；又比如，魔幻花园中所演练的一幕幕魔化景观，以及那赫然巨大的城堡形象，折射的便是作者对西方文明无止境的占有、堆积、贪婪弊端的深刻反思，张扬的是生命平衡的理想；再比如，在天空飞翔的巨型蝴蝶，单是那遮云蔽日、造福于人类的神奇双翅，飞出的并不是脱离现实的梦呓，而是对人类的创造与享乐，资源开发与利用，文明进程中的积累与消耗，多与少，大与小，这些极具深刻哲理的现代思考，和居安思危的人文关怀。就这样，作者在幻化或魔化的构设中，以凡尔纳式的率真好奇的天赋，和着东方故事出神入化的风韵，驰骋在想像的空间，出于意表而入于情理地营造了自己的艺术世界，为时新的幻想文学注进了新的内涵，表明他不愧是凡尔纳的子孙，不愧是极富创造力和幻想天才的法兰西民族的骄子。直面作者创造的这个世界，法国孩子们说：“我们并不生活在脱离现实的想像空间，大人们没有把我们当傻瓜。”这也许就是“魔眼少女佩吉·苏”的魅力和人文力量。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单单是布鲁梭罗对英国女作家罗琳的“比试”和“较真”，更多的是他对前辈凡尔纳，对包括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内的西方文化的思考和继承，对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人类文明的交融和会通。

作为幻想文学体裁的科幻或魔幻作品，在其漫长的生长发

展的过程中，经历了，现在仍然经受着太多的误识与曲解。人们常常把这种幻想文学作品等同于科普读物，等同于儿童读物或畅销读物，把它视为“好文学”之外的“次文学”，或纯文学之外的“副文学”，亦或纯而又纯的消费文学，似乎只能与间谍小说或蹩脚的侦探小说一起，摆到车站或码头书亭的旋转陈列盘上，供旅行人阅读消遣，供无所事事者解闷。这显然是一种狭隘的偏见和审美错觉。如果说，过去我们读凡尔纳、读更为经典的《小王子》，尚未能消除这种误解和偏见，那么，现在读“哈利·波特”，读“魔眼少女佩吉·苏”，当该是彻底抛弃这种狭隘偏见的时候了，在举世争阅哈利、佩吉的潮涌中，我们应该更新固有的阅读观念与审美观念，根除精英习见，站到兴趣多样的广大读者位置上来，比如，萨特的位置，他曾在《词语》（Les Mots）中说：“如今我仍然更乐意看祸不单行，而非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作品。”走进广大读者的位置，摆脱精英偏见，看童话，看畅销书，就有一番新的理解，童话不是低智能的产品，畅销更未必是平庸的标记。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和独特的文化现象，科幻小说或魔幻小说所营造的文学世界，是一个有自己的法则、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发展的世界。它有自己独立的品格，这种独特的品格，就在于它要幻想，它是幻想文学。它引领我们进入了想像的领

域，它的主要目标是营造想像的空间。作家需要张开想像的翅膀，用语言垒起幻化或想像的文学世界。读者进入这个文学世界，也要依赖自己的想像，驰骋在没有终结的时空里，从而获得阅读的满足和美感享受。这对所有的读者都一样，不论年龄大小。不过，这个想像的世界，特别得到孩子们的青睐和喜爱，因而，幻想文学也往往与童话携手、结缘。就“魔眼少女佩吉·苏”而论，如上所述，相较于时下铺天盖地的幻想文学作品，不论是从整体创意和主要形象的塑造，不论是对想像的开发、现实的思考，或者是对人性童趣的掘进，都堪称作者为孩子们，也为大人们奉献出的一个“更现实、更恐怖、更引人入胜、更让人心悸”，更能“真正激发孩童乐趣（充满紧张、跃动感）的狂想作品”。它是儿童文学（读物）的佳作，也是“好文学”、纯文学的精品。那新鲜活脱的现实感，那深沉的文化意蕴，那以拯救人类为己任的英雄形象，那撩人心魄的童趣和奇妙无尽的想像，构成了一种内在的动人的艺术力量，吸引着孩子们的心，也吸引大人们的心，彻底打破了纯文学和消费文学的界限，跨越了接受者阅读年龄的代沟，而成为老少皆爱的文学佳作。正是这种动人的艺术魅力，吸引我这个老读者丢下紧迫的研究课题，从书斋中走出来，欣然接受接力出版社的邀请，承担起“魔眼少女佩吉·苏”中文译介主持工

作；也正是这种动人的艺术力量，吸引着本套丛书老中青三代女翻译家放下她们手头的研究或翻译工作，在“隐形人”——SARS 突然袭击的非常时期，与书中的女孩佩吉·苏心气相通，以东方女性——中国女孩子、母亲、母亲的母亲——所特有的细腻文笔与温爱，译出了这套幻想杰构的前三本，呈现于我国广大读者面前。

历史往往有着太多的巧合：当布鲁梭罗这套“叫板”“哈利·波特”的杰作“魔眼少女佩吉·苏”行将在中国面市的时候，正是他的前辈凡尔纳的代表作《海底两万里》一百年前流传到中国的日子，也正是 21 世纪，中法两国领导人所共同倡导的中法文化年第一个旅程的日子，恰巧，又正值“隐形人”的变种 SARS 在中国神州大地全面崩溃的大喜日子——中国的天还是蓝湛湛的，地还是绿绿的，山还是那么青，水还是那么美，仿佛是佩吉·苏在魔法世界所刻意谋算的好日子。然而，细想起来，促成这种百年难遇的巧合的，既不是佩吉·苏姑娘的妙算，也不是历史的偶然，更不是宿命的定数，而是东方知识精英、中国文化巨人、伟大的鲁迅先生。正是他于 1903 年本着“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的宗旨，首先将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即《从地球到月球》）和《地底旅行》（即《海底两万里》）译介到中国，由此而揭开了近代中法文学和文化交流

的序幕，开拓了一个世纪中法文化交流的历史航程，才有今天新世纪的中法文化年；是他确立的“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的文化取向，才使我们——翻译家、策划、出版家、编辑对“魔眼少女佩吉·苏”多几分理解，通力合作，促成这套丛书在中国的问世。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对布鲁梭罗这套丛书的出版、译介、阅读，这种种不同形式的接受和参与，决不是对魔幻作品赶时髦，而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早已作古的、伟大的鲁迅和凡尔纳的一种缅怀和纪念，是对中法这两位先辈所开拓的中法文化交流事业的一种继承和行动。如果是这样，那就让我们大家都积极行动起来吧！不是大步奔向美食快餐店，去饱餐大众文化快餐，而是迈步走向书店，去购买“魔眼少女佩吉·苏”，去品尝幻想文学的精品。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好文学”，美文学，走进去，不仅让你乐，让你笑，也让你深深思考，耐你细细咀嚼。如若不信，请打开书页阅读吧！可爱的、动人的佩吉·苏姑娘正向你招手微笑呢！

2003年7月24日，南京大学

第一章

看不见的威胁

一切都不对劲儿。

灾难笼罩在费尔内一家头上，就仿佛那盘旋在天空的秃鹫，目光直逼自己的猎物。

费尔内，也就是佩吉·苏的爸爸，是个木匠，专在离地面百米高的金属梁架上工作，因而工作时得时刻小心，以保持身体平衡。就是他，有一天晚上下班后，脸色苍白地回到家里。

“我不懂今天发生了什么事，”他含糊糊地说，“但我确实感觉有东西像是要把我推向空中。当时，我正站在摩天大楼顶一根钢梁的中央，看着六十米下面的第二十二街的人行道，这时，我突然感到有两只手搭在了我的胛骨上……我这一



辈子还没有患过什么恐高症呢，但这回却……真见鬼！我真以为自己要一头栽下去了呢，但当我转过头去看时，却压根儿什么人也没有。我真不懂是怎么回事，也许，我太老了，不适合干这个行当了。”

妈妈和朱莉亚大呼小叫，她们怎么也不敢相信费尔内的话，可佩吉·苏却在一旁静静地思索着。她很明白，父亲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他今天差点出事。事情很简单，隐形人企图杀了她的父亲。

“我早就有心理准备，”她心想，“那次蓝太阳事件，是我让他们的计谋无法得逞，他们一定是咽不下这口气才来报仇的。”

自从他们家丢弃了那又老又旧的移动房屋之后，一家人便搬到了城里来住。从那以后，佩吉还没有在临近地区发现过什么“幽灵般”的动静呢。这事非同寻常，直觉告诉她，她的夙敌一定就躲在附近。

“他们一定是采取了另一种计策，”她想，“我必须处处提防才行。”

爸爸由于受摩天大楼屋顶事件的刺激，说是再也无法回去工作了，因为在那上面他缺少安全感。



“我知道这样做很蠢，”他不断地重复，“但有个念头老是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认定摩天大楼上有东西在等着我，是一个隐形的敌人要将我推下楼去。也许我真的疯了。”

不，他没有疯，当然没有疯，只是，和所有的大人一样，他并不清楚这是幽灵作怪的小计谋而已。

蓝狗也表现出焦躁不安的迹象。佩吉·苏是在离开普安布鲁夫时找回蓝狗的，在那个地方，由于幽灵在蓝狗身上施了魔法，一段时间内，它活得像个主宰城市的暴君。今天，虽说它那身靛蓝色的毛发不复存在了，但还是保留了心灵感应的特异功能，特别是非得打上黑色领带、四处闲逛的滑稽怪习惯。它经常对着佩吉·苏的姐姐，也就是朱莉亚，施催眠术，好让她在自己走不动时，像抱小宝宝似的把它抱在怀里……当它吃腻了从超级市场买来的罐头肉酱时，它就对着两个女孩的妈妈发威，好强迫她为自己精心做些小菜。而这个女人总是乖乖遵命照办，像得了梦游症似的。

有时，它宛如小精灵，会发出嘟嘟囔囔的声音，忽忽悠悠地飘进佩吉的脑海里，就仿佛放在火上的煎锅里的一块奶油，刺刺作响，香气四溢。

“这可不好，”佩吉说，“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得走，走得远远的……越远越好。”





但事情却很快就越来越糟糕了。

自从爸爸失业以来，费尔内一家就祸不单行。他们必须搬到一间破旧的木屋里去，那屋子的外墙油漆早已斑斑驳驳，活像一只正在蜕皮的蜥蜴。佩吉·苏不喜欢这个底楼的新居，因为阳光总是难以射进来。黑暗好像已经永远驻扎在这间屋子里，即使它们的工作时间结束了，也不愿下班，赖在佩吉家里了。

“千万别在我们一转身离开家了你就马上开灯！”爸爸、妈妈一早又得上街去找工作了，临走不忘叮嘱佩吉，“我们可得节约，你知道的，我们现在可没有多少钱了。”

佩吉·苏当然知道，但黑暗却令她不安。于是，爸爸、妈妈刚出去没多久，她就按下所有的开关，一个、两个、三个……灯全亮了起来，而此时，蓝狗的声音在她的心灵中回荡起来，它发出同样的指示：“必须走。幽灵已经发现我们，他们很快就会找到这里来的……”

“走，”少女佩吉嘟囔着，“说说容易。搬家是要钱的，而我们现在就只靠朱莉亚在快餐店的工资过日子了。”

“我明白。”蓝狗轻轻地说。